



革 命 故 事

釣魚戰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四篇反映金華、義烏地區的革命鬥爭故事。“釣魚戰”和“用鬼子的血紀念‘五九’”，是寫我游擊隊在半路上伏擊敵人，痛打敵人的。“戰鬥在祠堂里”是寫兩個游擊隊員怎樣英勇、機智地抗击敵人，最後從敵人的包圍中脫逃出來。“養傷”是寫我游擊隊員在廣大群眾的積極保護和關懷下，逃過了敵人的多次搜查，並養好了槍傷。這四個故事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，讀起來親切有味。

釣 魚 戰

沈洪生等著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號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1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·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1/4 字數28,000

1958年10月 第 一 版

1960年8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：20,001—4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103·209

定 價：(5)一角二分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，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。在那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中，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多優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鬥爭中、在敵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，和熱愛人民，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。這些光輝燦爛的業迹，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，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為此，我們決定編輯、出版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勵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憶錄，有着重大的意義，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，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的寶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行的。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，提供線索，多多寫稿，共同把這套有着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。

目 录

“釣魚战”	崔洪生	1
用鬼子的血紀念“五九”	吳子剛	5
养伤	吳甫新	11
战斗在祠堂里	李秀芝	20

“釣魚戰”

崔洪生

1943年底，浙东区党委为了集中較大的力量打击日寇，开辟局面，抽調了四明山三五支队的一个中队，汇集义烏东北乡的堅勇部队和义西八大队等游击武裝，在会稽山上建立起一支主力——金蕭支队。蔡群帆同志任支隊長。

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裝，还来不及向日寇打出第一枪，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宣鉄吾已經覺得头脑发脹，眼中生釘了。他急急忙忙地指令浙保二、五兩团，勾結汪伪軍蔡廉部二千余人，打着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旗号，运用着“把共产主义扼死在搖籃里”的法西斯战术，气势汹汹地向金蕭支队“圍剿”起来了。

“牽制浙保五团，打掉它的鋒芒，讓主力——金蕭支队待機反击。”——我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，率領着仅有二三十名战斗員的小堅勇部队，坚持在諸暨、义烏边境，和几千名敌人“推磨”。

国民党浙保五团以大畈为中心建立据点，进行“清剿”，我們就沿着据点触击敌人的騷扰，这样就漸漸把浙保的大队人马，吸引在我們二三十个人的身边，讓金蕭支队安全地撤过浙贛路西。

但是光这样轉，总还不过癮，要抓住机会捶兩拳头才煞痒呀，正巧，机会来了。

这天，雨剛停息，一个“兩面派”撐着把破雨傘給我們送来

个消息，說伪“浙保”五团有一个营从大畈出来“清剿”，中途碰上几陣大雨，山洪暴发，被阻止在費戶口宿营了。我正想細細追問，派出去的情报員也奔回来了，帶來同样的消息，并且証实敌人这次出发是沒有目的的。費戶口被严密封鎖起来了，每个过路行人都被攔住盤問。

“金蕭支队在哪里？”

“好家伙，金蕭支队就在这里，暴露出去給他們看看！”我脫口嘟囔了一句。刹時間，腦子里便蹦出一條釣魚之計：把部队摆出去，將敌人引到淺后村来，再在村口八都坑伏击它。

决定以后，我立刻派偵察員偵察了八都坑的地形，确定了埋伏点，又給大家作了一番動員。

下午三點鐘光景，我帶着这二十来个精神抖擻的战士，从立山黃沿着大石板路，大搖大擺地向淺后村开拔。惟恐敌人不知道，还沿路唱着金蕭支队常唱的“新四軍軍歌”。路上的行人都瞧着我們发楞。傍晚，雨后的藍空浮現了片片彩霞，清爽的綠野被映照得金光燦爛，战士們的心情是多么暢快呀！我們大踏步地来到淺后村。

一进村，大家又裝模作樣地派崗哨，借門板，借稻草，燒水洗脚，淘米煮飯；忙成一團，活象宿营的样子。直到天色墨黑时，我才將部队悄悄地帶出村来，沿着溪坑，穿过小路，直奔八都坑西边的小山。

不一会，我們一个个都爬在山上的乱草叢里等着。我帶了一个榴彈組埋伏在靠大路的一块岩石后面，步枪組由中隊長陈岩同志帶着，伏得稍后些。这时候，沒有一点声音，頭頂上披着毛竹林，竹叶上的雨珠不時滴落在臉頰上，涼涼的。夜，依旧是那么守靜。可是我們的心弦都蹦得象一張拉滿的弓，一双双眼睛都象准备捕鼠的猫一样，閃爍着光輝。手榴彈的信圈都套上了手指。我当然更焦急：魚会不会上釣？



突然，埋伏在最前面作監視的傅堅吹了聲輕輕的口哨——這是發現敵人的訊號。我的疑慮頓時烟消云散，心臟劇跳起來。

漸漸地，远处有星星火向前移近，象一條長長的火繩；這批家伙嘴里差不多都叼着香烟。那聲音更是複雜，“拍拉拍拉”的脚步聲，“咔嚓咔嚓”的大笠帽碰击槍托聲，還有幾個在自打板眼自拉琴地輕哼着紹興戲。

我手上握着快慢機，毫無聲息地爬到傅堅身邊，問：

“過了多少？”

傅堅說：“四十七個。”

“好，在他腰間開花。”

我立刻從腰上拔出一個大柄手榴彈，一面高喊：“同志們，打！”一面就出手擲出了榴彈。“轟……轟……”爆炸聲象地震一樣震蕩着山谷，呼呼的彈片向敵人飛濺，一團團耀眼的火光，划破了寧靜的夜空，在閃閃的火光里，看得見這批家伙竄來竄去，有的爬在地上，有的翻落在溪坑里，大路上亂成一片，叫聲不絕，有的還撕裂着嗓子慘叫：

“抬抬我，救救我：够朋友呀！”……

我們一連把二十幾個手榴彈打得精光，看看差不多了，敵人

的鋒芒已受到了挫折，我就命令部隊向大陳鎮三角地帶轉移。戰士們打得正上癮，哪里還肯走呀！一定要求再打几排槍，被我阻止了。大家沒法，只好在地上撿了几塊石頭，向敵人砸過去。

敵人半天沒有還擊，看來是被打悶了，過了一個多鐘頭，才听得八都坑方向有几陣槍聲，還看見淺后村上空升起了熊熊的火光。這時，我們已在離大陳一里路的山上草棚里呼呼睡覺了。

不几天，我又帶着这几十個人，潛入敵人心臟——北山村，奔襲了敵人一個情報組，活捉了正副組長和全部情報組員，繳獲了几支短槍。我們這只“小跳蚤”又狠狠地咬了敵人一口。

敵人吃虧了，感到危險了。很快，偽“浙保”五團被迫調离了諸暨、義烏邊境，狼狽地縮回浙南。我軍主力金蕭支隊和我們这支小游擊隊又雄赳赳地向日本鬼子、汪偽軍、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激烈的斗争。

用鬼子的血紀念“五九”

吳子剛

1944年5月9日上午10時，我們——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金蕭支隊第八大隊正在開會紀念“五九”。有個老百姓氣喘喘地跑來報告說：

“同志！同志！四十名日本佬到上樓宅了，正在村里搶東西……”

“哦，去打！去打！”

“打死他們，比開什麼紀念會都好！”

“……”

方方的隊列里，立即象一鍋開水般沸騰起來了。

“準備好，同志們！各人都檢查一下自己的武器：會不開了。”

大隊首長向大家宣布道。看样子，下決心要用鬼子的血來紀念“五九”了。

大隊長召集我們中隊幹部商量了一下，決定在敵人回去的路上——在吳店，打它個埋伏仗。

我們對吳店的地形很熟悉，不用看地圖，也不用當場偵察地形，只要決定怎樣打，分配我們什麼任務，埋伏在什麼地方就行了。

為了避免被鬼子發覺，我們轉了很大一個彎，選擇最隱蔽的路綫，向吳店附近運動過去。

我們中隊埋伏在吳店后山背。這裡前面是一片約七八十米寬

的水田。水田左面靠着一丘已經熟透了的小麥田，水田前面有一條約一米寬的田間道路；通向水田右側有一座石橋，過橋就是去義亭的大路；橋下是一條從上樓宅那邊流過來的小溪，溪水很淺，水底鋪滿了鵝卵石，溪那邊就是唐西村。特中就埋伏在村邊的竹林、樹叢、籬笆、草堆、泥牆、屋角……等掩蔽物後面。村南頭和大石橋相接處有一株大樟樹，特中的一挺輕機槍就架在這裡，它是指揮全大隊開始戰鬥的信號。我們估計鬼子從上樓宅搶好東西，一定沿溪邊道路下來，過石橋回義亭據點去。因此，這挺機槍的第二個任務，就是擋住敵人的去路。估計一打響，敵人就會原地臥倒，利用地形還擊。但小溪的堤岸有一人多高，而且很陡，不好利用；如果敵人想爬過約五米寬的小溪去，又有特中攔住；這樣，敵人只有順着不到一尺深的溪水通過橋洞逃出去。可是在橋右溪流拐彎的地方，我們特中埋伏着一個班，是專門對付想從這方面逃跑的敵人的。至於敵人的來路上，大隊還布置第八中隊專門去斷絕他們的後路。真的是布好圈套捉狗熊了。

我們中隊有一挺機槍架在一塊墓碑的後面，還有一挺架在一堵殘破的泥牆上，準備最有力地從敵人一路縱隊的側面交叉着掃射過去。步槍手則一個組、一個組分散臥在小山背上，子彈都上了膛，只要扳機一動，一場激烈的戰鬥就打響了。

這時候，時間最難挨：等啊，等啊，還不見敵人到來。有的同志發急了：

“怎麼搞的：難道敵人不從這邊來了？”

有的同志不放心地去摸摸子彈袋的袋口帶有沒有解開；有的輕輕地打開機槍，看看子彈是不是真的上膛了；有的把臉頰貼緊槍托，一再地向對面溪邊道路上瞄準着；有的回頭看看手榴彈蓋子，看看刺刀，一會兒又把衣服拉拉，盡量讓自己的身體躺得服貼些。

忽然，爬在樹上了望的同志用手圍着嘴巴低聲通知道：

“来了，鬼子来了——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伸着头颈，一个、二个、三个……数起鬼子来。

同志们一听，个个都在掩蔽物的后面定睛张望着。

“看，鬼子想吃牛肉，还抢了好几头牛哩。”

“乖乖，后面一担一担的可真不少呢！”

“挑担的大约都是抓去的老百姓吧？”

“快了快了，快进‘口袋’来了，这一下花生米得叫鬼子吃个饱。”

同志们个个磨拳擦掌，全神贯注地监视着敌人，有时就低声交换一两句话，彼此倾吐着紧张而又愉快的心情。

鬼子背着枪，刺刀上挑着毛鸡，还挑着一面膏药旗，挺胸凸肚的过来了。

哈！鬼子没有汉奸带路，简直比聋子瞎子都不如，排头竟很快地鑽进我们的“口袋”来了。同志们都在轻轻自语：“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哈，进来了。”

“贼种，这次够你受的！”

“好打了，好打了，怎么特中的机枪还不响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敌人的排头继续向桥头伸过来，伸过来……在我们面前排成了一条“长蛇阵”。

“好呀！”同志们高兴得几乎失声大叫起来。

“达达达达……”架在樟树后面的那挺机枪，象伏着的猛虎一样，突然吼叫起来。我们中队的两挺机枪紧跟着也无情地一梭接一梭的扫射过去，顷刻间，鬼子被打得人仰马翻……

枪声向四方送去了战斗的消息。原来准备去岩口参加“五九”纪念大会的农救会员、妇救会员、儿童团员，以及各村各乡的自卫队、游击小组，立刻改变了主张，拿着大刀、竹叶枪、鸟

枪、小尖刀，还拥着檀树炮，从四面八方，一路路的象洪水一样向吴店涌来。金（华）义（烏）浦（江）地方办事处主任也赶到吴店来了，問大隊長怎样讓群众參战，可是被大隊長拒絕了。大隊長只要他們分布在外圍各处監視敌人的行动，打击可能出来增援的敌人。于是联抗会〔注〕成員和游击小组、自卫队等又忙碌起来。沿铁路、沿公路、沿敌人的碉堡周圍，布滿了情报網和群众武裝。

別以为他們不过是一些鳥枪土炮、長枪大刀，沒啥了不起，可是他們却是信心十足，經常三五成群，活动在山野間、田岸边、坟堡后、树丛間，他們中間有不少人都学过几下拳术，远距离够不上，要是近距离战斗呀，那土枪土炮可不饒人。时常有同志要求跟敌人面对面拼大刀、拼竹叶枪、拼小尖刀。……

特中的手榴彈不断地在溪里爆炸，彈片和溪里的石头，一起飞向敌人。还没有走下溪坑的鬼子，臥在水田里，靠田塍、道路做掩护，向四周还击。我們的机枪、步枪居高临下，都集中打在露出在道路上的鋼盔上，打、打，狠命的打，每个鋼盔都开了几处花。

“噢，真奇怪，怎么老半天，鬼子还伏在那里不动呢？”

同志們怀疑起来了，但有的同志还是一枪又一枪地打着。不一会，四周的枪声逐渐稀疏下来，中間再沒听见鬼子的枪声。被鬼子搶走的耕牛在田間乱跑，被鬼子搶去的东西翻倒在田里、溪里。看样子，鬼子已被我們打得差不多了。同志們嘻嘻哈哈地打扫战場去了，水田里不好走，就从麦田里走过去。

“啊，——”

冷不防从麦田里杀出了一刺刀，走在前面的一个排附措手不

〔注〕“农救会”即“农民抗日救国会”，“妇救会”即“妇女抗日救国会”。由这些团体联合組成的組織叫“联合抗日救国会”，简称“联抗会”。

及，被敌人刺中，倒下了。后面的同志摸不清敌情，只好迅速地退回来。

原来在战斗刚打响时，沒有被打倒的鬼子，順着枪声就地臥倒之后，狡猾地把鋼盔放在路上，迷惑我們，来了个“金蟬脱壳”，貼着地皮爬到麦田里隐蔽起来了。于是，我們又集中火力向麦田里扫射了好一陣，然后組織了一个短枪組，向麦田里搜索过去。手榴彈把麦稈炸得漫天紛飞，敌人悲惨地哼起来了……

溪里、路上、田里，到处是鬼子的尸体，血把水染紅了，把路染污了。說来也真湊巧，战斗结束后，天竟下起大雨来，一下子就把被鬼子的血沾污了的美丽的土地，冲洗得干干淨淨。

吳店伏击战，我們获得了很大的胜利，但鬼子是不会甘心的，他們一定要来报复。

当天晚上，金义浦地方办事处立即号召群众連夜坚壁清野。吳店附近縱橫数里內的村庄都忙开了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把粮食、牲畜、衣服、家具……紛紛搬到野外去：塞进草堆，塞进地洞，塞进殯屋，塞进坟坑，沉入水底，抬到山上……大家准备着迎接明天更殘酷的斗争的到来。

不出所料，第二天天將拂曉时，紧急情报来了；金华来的敌人，杭州方面来的敌人都在义亭車站下車，集中到吳店来“扫蕩”了。

东方剛露出一点曙光，敌人的三八枪就“叭攻，叭攻”的在吳店响起来了。这时，吳店已經变成一个空村子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空的，鬼子找不到一个人，也搶不到一件有用的东西。昨天死了的那些鬼子，象死了几只野狗一样，一点也得不到补偿，这使他們太伤心了，太惱火了；眼前的情况，却又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危机四伏，实在太可怕了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鬼子的兽性又发作了，就毫无人性地放起火来。几分鐘后，吳店上空卷起了漫天的濃烟，濃烟中不时升起紫紅色的火团，瞬息間又变成黑烟，



敌人的“三光政策”，连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没被吓倒。

团团滚滚地升向天空。

我们的人三五成群地分散在鬼子的周围，不时送过去几下冷枪，弄得鬼子胆战心惊。

吴店虽然在一天内变成了焦土，可是连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没有被敌人的“三光政策”所吓倒，她坚强地说：

“原来就准备这批野兽来烧的，只要把这批野兽消灭掉，我们睡在冰里雪里也甘心！”

好啊！仇恨记在心里：“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”被我们游击小组抓住的、十恶不赦的汉奸，我们把他拖到吴店附近用小尖刀杀死了。

敌人怎么敢住下来呢？到处都潜伏着仇恨！这情况怎能不使他们发抖呢？不到天黑，鬼子就夹着尾巴溜掉了。

我们部队在风雨交加的黑夜里，越过鯉鱼山山嶺，插入清江南部。义亭的敌人惊魂未定，可是我们又围绕在另一部分敌人的身旁，在找寻新的战机了。

养 伤

吳 甫 新

1947年农历12月24日晚上，我們金华、义烏、浦江地区的人民游击队，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“圍剿”，攻打駐在金华县鞋塘村的伪浙江省保安团的一个連，繳获了輕机枪四挺，步枪十余枝，子彈、手榴彈不計其数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不幸受了伤，左大腿被敌人打进了一颗子彈，背脊上也被敌人的彈片削去了一块肉。当时并沒感到什么，仍旧坚持着战斗，部队撤回时也能走，但跑了几百米后，就坚持不住了，亏得王子文等同志帮忙，一会儿扶着我，一会儿背着我，終于来到了畈田洪村村边的一座榨油房里。这里离鞋塘村有四五里路。一进榨油房，只見里面有十来个榨油工人在忙着榨油，他們听說我們是在鞋塘村打伤“浙保”的人民游击队，心里十分高兴；又看見我們从敌人手里繳获了这么多机枪和步枪，更是高兴得不得了。看到我和沈塘良、金德田等几个因負伤而躺在地上的同志，立即前来問長問短，还主动地为我们整理好了轎子（这是用竹編的橢圓形的大篮子，当地人称为“太餅”），不容分說，就把我們抬到了离畈田洪村十五六里路的丁村。丁村人民見到我們帶着許多战利品来了，个个面帶笑容，人人喜气洋洋地奔向我們这里，摸摸这个，看看那个。有的人还主动地提出来要为我们到村外去放哨，有的人搶着要到吳店、孝順等地方去为我们探听敌情，妇女們很快的給我們做好了早飯。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和保护下，我們安心地休息了一

場。吃過午飯後，金（華）義（烏）地區黨的負責人趙子遜同志來到我的地鋪跟前，和我談到了部隊該向何處轉移、傷員應該怎樣安置等問題。經研究後決定：部隊在當天晚上就轉移到金華、義烏、永康三縣交界地區去活動，為的是避過敵人的追擊；傷員暫時都留下來，通過當地的地下黨組織或可靠的社会關係，設法隱蔽下來治療。

接着，我就叫沈意同志到義烏西鄉吳店村去把吳琳茂同志找來。吳琳茂同志為人勤勞樸實，以種田為生，受過黨的長期培養和教育，對黨的工作十分熱心負責，是個好黨員。

下午兩點鐘左右，吳琳茂同志來了，跑到我睡的地鋪前面，親切地問道：

“甯新，你負傷了？傷勢怎樣？”

“不要緊，打仗總免不了要出血的。”我坦然地回答道。

吳琳茂同志沒有作聲。接着，我就簡單地說了說負傷的經過和傷口的變化，忙問他吳店一帶敵人的活動情況怎麼樣，是不是可以替我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養傷。

吳琳茂同志聽了後，馬上回答道：

“吳店、傅村一帶人民，得知鞋塘戰鬥的勝利消息後，都非常高興。但這一下，也震動了敵人，現在，吳店、傅村都駐有‘浙保’……”

我正全神貫注地在聽他介紹情況，誰知他的話頭一忽兒就轉了：

“我看，你還是到吳店去隱蔽比較好，因為吳店是老根據地，群眾基礎好，又有兩家小醫院，老板都比較進步，治療也比較方便……”

我打斷他的話問道：“村里駐有偽軍，不危險嗎，我又不會走路，怎麼進去呢？”

“不要緊，群眾會想法掩護你的。再說，吳店村子這麼大，

的軍还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安上崗哨嗎？你放心，我保險讓你平安地進去。”

我想：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去养伤，反动派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的，看起来很危险，实际上反而安全。就說了一声：

“好！”

不久，沈惠同志在丁村替我請来了兩位农民兄弟，还向人家借来了一頂轎子。兩位农民兄弟来后，我就指着吳琳茂同志對他們說道：

“他在你們前面領路，如果路上碰到了敌人，由他負責对付，你們顧自逃走好了，不必管我；万一逃不脫，被敌人抓住了，你們就說是我們要你們来抬的，但不能說出抬到什么地方去，也不要說和我們認識，免得連累你們，好嗎？”

兩位农民兄弟听我說完后，臉上頓時露出一副不大高兴的神色。其中一个回答道：

“吳隊長，你這話說得太見外了，我們能丟下你顧自逃命嗎？你放心吧，我們一定平平安安地把你送到吳店。路上万一碰到了反动派，只要我們能够脫身，也一定要把你背走，要不，就叫反动派一同抓去好了。”

农民兄弟的話使我感动得流下眼泪来。这种階級友爱精神，怎能不叫人感动呢！我一时激动得說不出話来，过了一会兒，才說了一句：

“謝謝你們对我的关怀。”

晚飯后，部队就向金华、义烏、永康三县的交界山区轉移。我們也顧自往吳店去了。

这天正下着大雪，又刮着大风，路滑难行，兩個农民兄弟抬着我这个伤号，走路就更困难了。一路上避过这个村庄，繞过那条大路，从丁村到吳店仅十多里路，我們却繞来繞去走了將近三个小时，終於平安地到达了吳琳茂同志的家里。吳琳茂立即把住